

中国历代改革家文学传记丛书

冯艺远  
戴洁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HUANGHUANGZHIGUOMENG  
ZHANGJUZHENG  
ZHUAN

惶惶  
张治国  
正梦  
传



惶惶  
治国梦  
张居正传

● 冯艺远 戴洁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53383

0

SBN 11/11

惶惶治国梦  
——张居正传

---

---

作者· 冯艺远 戴洁茹

---

出版 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新华书店

---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2 $\frac{1}{2}$  字数 27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

---

ISBN 7-5306-2697-3/I·2411 定价：18.00 元

## 内 容 提 要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相。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殚精竭虑，起衰振隳，使日渐没落的大明王朝焕发出回光返照的亮色。

本书忠实于史实，撷取张居正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铺陈渲染，描绘刻画，不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而且揭示了他矛盾复杂的人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他重视制度变革，却又处处固守祖制；他追求务实政治，不屑道德说教，却又事事遵循儒学成规；他以天下为己任，却又贪婪地谋求个人私利。作品不囿成见，不拘一格，使张居正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也使全书增加了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

## 目 录

第一章	新星璀璨	1
第二章	仕途多彷徨	22
第三章	荣进之路	41
第四章	最后一个顾命大臣	62
第五章	曙光初现	80
第六章	孤独的申辩	101
第七章	考成法与内阁的权柄(上)	123
第八章	考成法与内阁的权柄(下)	142
第九章	江楚第一家	161
第十章	芝兰当道,不得不除	183
第十一章	驿递新规	199
第十二章	意外的打击	218
第十三章	时机尚未成熟	236
第十四章	元老的风度	253
第十五章	夺情风波	271
第十六章	潘季驯和他的治黄大业	296
第十七章	马背上的内阁	314
第十八章	神宗长大了	334

第十九章	巨星陨落.....	354
附 录	张居正大事年表.....	377
	参考书目.....	383

## 第一章 新星璀璨

嘉靖十九年。这年的气候特别怪，依照往年，江南一带在四五月份就是梅雨季节，一年的大部分雨水都在一两个月内集中而至，到夏末秋初就应该艳阳高照，天高气爽。可是今年从一开春就燥热难当，滴雨未至，遂使整个湖广大地干旱成灾，许多庄稼都被旱死，有些地方竟颗粒未收。可是官府和朝廷的赋税并不减少，做官的老爷才不管你是旱是涝，只要能按期收足税粮，他们就有升迁的希望，更何况自己还要留足私房，以备万一什么时候官运不通，也好以此度过余生。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句民谚几乎成了所有文职官员的座右铭，所以整个湖广大地，这个闻名天下的粮仓福地，在嘉靖十九年竟成了饥荒灾区。大批农户拖家带口，迁往他乡，寻求生路。那些安土重迁勉强留下来的本分人家，实指望入秋能风调雨顺，好稍稍补贴一下饥饿难当的肚子，可偏偏天不遂人愿，刚刚入秋，当庄稼人打算趁天气晴朗整田插禾，播种小麦之际，苍天就像专门跟这些不幸小民作对似的，下起了绵绵雨。起初还是忽雨忽晴，到后来干脆一下半月，遂至江河泛滥，土地被淹，人们残留心中的那一线希望终于被这无情的阴雨彻底浇灭了。

在从湖广省城武昌通往安陆县境的小路上，一辆牛车正缓

慢地走着。这是一头年老体弱的黑牛，它平日强壮的肌腱因为主人没有粮草而渐渐萎缩了，除了肚腹间还残存着松弛的脂肪皮层，背上已是瘦骨嶙峋。现在，这头精疲力尽的黑牛正在主人越来越频繁的皮鞭催促下，吃力地赶路。由于连日阴雨浸透了厚厚的土层，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一脚踩上去便“扑哧”作响，细细的江南雨不停地落在它消瘦的身上、脸上，顺着它的鼻梁、眼角流下来，有的竟浸入它的眼睛，弄得它不住地眨眼才能看清前面的道路。在牛车的车厢前面，一位面色黝黑的老农，头戴笠帽，身披蓑衣，焦急地催赶着他心爱的牛。这种天气，他本不愿意赶这泥泞的乡路，他的老伙计已经有半月多吃不饱肚子了。看着和自己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的伙计累成这样，他也于心不忍。可是身后这位相貌俊秀的年轻官家愿意出十两银子，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用这十两银子他可以再买五头牛，可以买全家四口两个月的口粮，看来他一定是有急事，他想。老朋友，别怪我老头子，等这趟差事完了，我给你买上等的草料，咱们休整半个月再干，他冲前面的牛伙计嘟囔着。

车后简陋的车篷里，端坐着两位少年，一位眉清目秀，气宇轩昂，身穿蓝色棉布夹层长袍，头戴拱顶相公帽，浑身上下显得干净利落，纤尘不染，另一位身穿粗布衣衫，显得机灵异常。他们正是刚刚中举的荆州少年张居正和他的书童游七。此刻，居正正眉头紧锁，心事忡忡，许多年轻秀才梦寐以求的中举丝毫不能给他带来轻松和愉快，他要日夜兼程赶到二百里以外的安陆县，去拜见正在那里督工的大司寇顾麟。从知道考试结果的那一刹那，这个打算就在他心中出现，而且就像耽搁了今天就再也见不到他似的，没有作片刻停留，马上动身，尽管他身上只有十五两银子，还要赶回荆州，却还是毅然拿出十两雇了这辆牛车。游七在



旁忍不住提醒他：“少爷，五两就不少了！”居正没有说话，把银子塞到老农手里，他知道现在民间的疾苦和饥荒。

路途遥远难行，又加上阴雨不停，估计要到后天才能赶到安陆县。少年居正一时无事，不免坐在车里看起外面的风景来。天空灰蒙蒙的，田野里空空荡荡，寂寥无物，一望无际的湖广大平原此时正浸泡在一片水泽之中，细雨落在上面的雨篷上，刷刷拉拉，如泣如诉。哎！居正长叹一声，一种无法自抑的忧伤之情充盈心间，三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嘉靖十六年八月，年仅十三的张居正信心百倍地到武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谁不知道他是荆州闻名远近的少年才子？他两岁识字，五岁就能背诵《论语》，八岁便出口成章，十二岁得中头名秀才，区区一个乡试又有何难！那时的居正想到自己辉煌的经历和家人的期望不禁飘飘然，以为中举轻而易举，便在试卷上纵横捭阖，任性发挥了一通。谁知成绩公布，榜上竟然没有他的大名，年少狂傲的他立即想到自己被主考官督学御史冯坤冯大人陷害了。他当即跑去找冯御史论理，而且出言不逊地说他“营私舞弊，愧受皇恩”，不料冯御史竟然毫不生气，还彬彬有礼地把他请到内厅，那里正端坐着一位体魄魁梧、面容可掬的慈祥长者，乃是湖广巡抚顾麟顾大人。原来，居正的试卷正如他自己所料，果然文压群儒，理应得中头名，是顾大人让冯御史把他撤下的。居正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鲜花遍地、碧空如洗的武昌城里那富有戏剧性的场面：

“顾大人为何无端使佞，陷害学生？”

“贵公子何以说老夫陷害于你？”

“为人父母官，领受皇恩，理应秉公视政，无端干涉冯大人份内职权，撤换学生，阻挠学生功名，不是陷害是什么？”

居正越说越激动，竟有些咄咄逼人了，“大人可知当今朝政不明，国运不兴，民不聊生，恶人当道，症结何在？只在言路不畅，选才失度，遂使有志者无以报国，有才者不得重用，有志有才者远离圣明，遂使蝇营小人媚上欺下，凌厉百姓。大人身居高位，可知民间疾苦，苍生艰难？”

“老夫略有耳闻。”

“大人可知我大明朝自太祖洪武以来，一衰再衰，所为何来？”

“老夫亦有浅见。”

“那又为何侵权干政，枉命徇私，命冯大人排挤我呢？”

居正正值风华少年，还不知阴柔之道，他心中只有从圣贤那里得来的教化，只有理想社会的规则，只有少年志气。在嘉靖年间，官场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莫说区区一个举人名衔，就是朝廷命官，达官王爵，也可以公开拍卖，政界升迁谪调，无不以贿赂银两多少为准。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平民百姓谁敢逞强论理，只好忍气吞声，小心度日。偏偏居正自幼嗜书如命，整日沉浸于道德典故之中，哪里知道官场中的微妙？要是碰上一个飞扬跋扈、欺凌百姓的主儿，居正这回必定闯下大祸，不但自己难逃官司，就连家中父母亲戚，也会牵连受累。可居正这回吉星高照，正好遇上了名震湖广的清官顾麟和爱惜人才的御史冯坤，这二人知交深厚，在政见和性情上也多有默契，那日一见居正的文章气度恢弘，思路清晰，论理精辟入里，更为独特的是居正一改当时咬文嚼字、不务实际的清谈之风，不媚俗，不矫饰，于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大家风范，不禁喜爱有加，等查过考生名册，才知这个名叫张居正的考生只有十三岁，不禁大为惊讶。冯御史对顾麟说：

“此子乃将相之才，顾大人以为他比贾生如何？”

贾生就是贾谊，是汉朝宰相，辅佐汉文帝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贾谊自幼聪敏好学，十二岁便有宰相之志。顾麟回答说：

“贾生不如他。”

“顾大人以为此子文略当获头名吗？”

“本官以为此生文才超俊，理当中头名。不过，少年得志易轻狂，不如此次暂不录取他，也好让他头脑清醒，小受波折，日后前途定不可限量。”

“顾大人的意思是故意让他落榜，以激其奋进？”

“这是冯大人的职权，你自己决定吧。”

虽然最后冯御史采纳了顾麟的建议，但是顾麟的心中并不轻松。这毕竟是全省三年一度的乡试，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这样的决定自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一看居正在堂堂一省巡抚面前竟然毫不畏惧，伶牙利齿，出口成章，除了对这个文才超卓的少年愈加喜爱，对自己的决定不免增加了几分信心。他礼貌地邀请居正坐到书案前：

“公子听老夫解释。公子认为应当造福天下吗？”

“学生以为应当。”

“公子认为应当如何造福天下？”

“掌握大权，领受圣命，驱除奸佞，推行明政。”

“公子认为怎样才能掌握大权？”

“严于律己，刚正不阿，勤勉视事，秉公执法。”

“依公子之见，既然皇恩浩荡，为何国家日趋衰弱，民间日趋贫困？莫非天下只有公子一人通读圣贤，德行至上，满朝文武百官都是蝇营败类，无恶不作吗？”

“这——”十三岁的居正没有了刚才的怒气和盛气，回答不上来了。

“依老夫之见，当今时弊，乃圣恩不明，法度不行。圣恩不明则奸人兴，法度不行则国家乱。老夫为官多年，曾见无数风发学子，少年得志，然品性未定就入官场，不几年就忘记远大志向，与恶人同流合污；纵有耿直忠勇志士，却因不知阴阳，不通变术，不久也遭人陷害，不成建树。老夫让冯御史阻你中举，实因老夫怜惜你才华俱备，广拥天资，乃匡世救国之才，不愿国家栋梁早早成名，忘乎所以，毁了一生，也不愿你不通就里早入官场，被人排挤。但等你心性渐熟，阅历渐多，志向渐定再就仕途，才能前途远大，实现你的恢弘大志呀！还望公子体谅老夫一片苦心，多多自重才是！”

顾麟一席话，让居正茅塞顿开，不禁对顾麟钦敬不止，他赶紧离座，伏身叩拜：

“大人一番教诲令学生耳目一新，想学生意气有过而智用不足，定难担当国家重任，日后学生定当谨记大人教诲，尽心磨练，不负大人点拨之恩。”

三年过去了，居正终于得中举人。三年以来，顾麟的教导时时萦绕耳畔，顾大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智慧每每在他忘形之际令他清醒，也让他开始在圣贤之书以外体察民间疾苦，研究历史阴阳变故。而今，十六岁的居正已是一个少年老成、颇有城府的青年了。他那略带稚气的脸上时时布满忧郁之色，那是当他看到生民涂炭、民不聊生、国势日颓时由衷的焦急。圣贤的教诲和历史的教训令他成熟，勤勉不辍，时时自励令他通达。而所有这些，没有三年前顾大人的谆谆教诲又怎么可能呢？因此，他中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去拜谢，表达三年

以来时时萦绕于怀的钦敬和感激之情。

居正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浮想联翩，忽听得前面赶车的老农“吁——”一声轻喝，牛车停了下来。“老人家，怎么回事？”“回公子，前面有人挡路。”居正和游七急忙下车看个究竟，原来有一帮人正聚集在泥泞的路上，本来就不宽的乡间小道被挡得严严实实，牛车过不去了。距离此处不远处是一个破败的小村落，几间年久失修的茅草房正浸没在蒙蒙的细雨中，在阴晦的天空下显得更加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在他们身后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直通到寂寥的天边，雨幕的后面，雨水早已淹没了路田的界线，要不是有稀稀拉拉的小树做标志，几乎看起来这是一条路。一位身穿铠甲，手拿皮鞭的军官正冲着几个军士和十几个衣衫褴褛、冻得抖抖索索的农夫训话，一位浑身血肉模糊的农夫正蜷缩在路旁的泥水中，只见他双手抱头不动，好像已经昏死过去，军官拿皮鞭朝地上的人一指，声色俱厉地说：

“各位，你我都是大明天子的臣民，服役交税，理所应当。现在边境告急，国家有难，我等需要火速赶赴边境，保卫国土，似这等拖拖拉拉，行动迟缓，什么时候能到达？若再有故意延迟，行走不力者，莫怪兄弟我不客气，这位仁兄就是例子！”

军官名叫王勇，本是安陆县王家村人，自幼顽皮任性，不学无术，十七岁那一年，正赶上鞑鞑叩边，便应征入伍，吃起军粮来。凭着一身贼胆横肉，在军队里倒也吃得开，不久便升任营官，号令一百二十号人，得意非凡。这次边境告急，征集兵役的圣旨下到各省，令各巡抚火速督办，王勇便被派到家乡安陆负责解送兵役。本来明朝的兵户大部分都集中在边境沿海，一般情况下用不着到内陆产粮区来征兵，无奈随着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滑坡，军备也日趋荒废，在役士兵纷纷逃跑，导致兵源不足，只好把征

兵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明朝的兵役户籍是世袭的，一家如果先代是兵户，那么这一家世代都是兵户，开国皇帝洪武本来是想用这种制度保证兵源，但是随着国家日趋衰败，户籍管理早已名存实亡，许多兵户为了逃避兵役，纷纷篡改户籍，有的干脆成了无籍黑户；那些在户籍册上还能查到的兵户也因为今年的饥荒无法支撑，大半已逃离本土，所以王勇此次只征集到十几个人，还不知道回去如何向上司交代，升官晋级的计划恐怕就要泡汤了。更恼人的是这倒霉的天气，连绵雨一下就是半月，搞得人人心情郁闷，精疲力尽，算算交差的日期将近，耽误了军机大事，他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这几天他的脾气特别火爆，稍不如意就对民夫拳打脚踢，刚才那位民夫因为饥饿无力想坐下休息一会儿，就被他一顿毒打，昏死过去。

这时居正和游七已经来到跟前。居正一看这帮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民夫，一股怜悯之情一下子涌上心头。这都是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十六岁的少年还无法经受这样的残暴和刺激，他脱下身上的蓝布棉袍，轻轻地盖在蜷缩在地的民夫身上，看着他冻得发紫的面庞，居正的眼睛湿润了。他强压住心头的愤怒，却压不住少年的耿直意气：

“人人都有父母乡亲，大人何以出手若此？”

王勇正觉一肚子怒气无处发泄，见有人送上门来，而且是两个年幼书生，细皮嫩肉，不免愈发肆无忌惮：

“老子奉湖广巡抚顾麟顾大人之命催解民夫，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敢来质问老子吗？”顾麟正在安陆督工，何曾让他残忍至此，这小子在拉大旗作虎皮。

“天理昭彰，人皆有不忍之心，在下不过是看不下去而已。”

“什么？看不下去？老子今天倒要看看你到底看不看得下

去！”说罢，一个箭步跳将上来，举起手中的皮鞭就要动手。

“慢着！”游七一看居正要吃亏了，情急之下大喊一声。

“怎么，你也想挨打不成？”

“你可知面前站的是何人？”

“能是何人？大不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欠打欠揍的纨绔子弟，我王勇不怕这个！”说罢又要动手。

“你可听好了，我家公子乃当今大司空顾麟顾大人的——”游七本来想说顾大人的朋友或相识什么的，好临时抱个佛脚，吓他一下，也没指望会有多大用处。哪知这位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营官大人，还没把话听完，就吓得把鞭子一扔，扑通一下跪倒在泥水中，那西瓜般滚圆的头颅捣蒜似的磕个不停，嘴里一个劲儿地说：

“哎吆！顾公子饶命，顾公子饶命，小的有眼无珠，不知顾公子驾到，刚才小的一时鲁莽得罪公子，万望公子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饶过小的一命，公子——”

“好了，好了，要不是我及时告诉你，这一鞭子下来，你家祖宗三代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莫说你一个小小兵卒，就是朝廷重臣，见了顾大人也得礼让三分！”游七一看他把居正当成顾麟的儿子了，干脆顺竿往上爬，狐假虎威起来。王勇一听，更加诚惶诚恐，湖广大地谁不知顾麟的大名，他任湖广巡抚四年，刚直不阿，忠正爱民，深得百姓的爱戴，那些鱼肉乡里、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一听顾麟的大名，无不心惊胆战，谈虎色变。王勇知道顾麟正在安陆督工，又见这位年轻人仪表堂堂，气度不凡，所以对这个顾公子的身份深信不疑，平常人家的孩子谁敢对他这么说话？居正一看事已至此，只好将错就错：

“起来吧。家父一直教导要仁厚爱民，你我都是父母所生，对

待乡亲父老理当尊敬。大雨泥泞，天气寒冷，他们又食不果腹，想必不是故意拖延，你不要过分催逼！”

“公子吩咐，小的一定照办。还望公子念小的有眼无珠，饶过小的这一回，不要在顾大人面前提起，不然小的就没命了。”这本是奴才的本性，他们自己是奴才，便把别人也看做奴才，他们平时受人欺压，没有尊严，便想方设法欺压别人，让别人也丧失尊严，以此来平衡自己被压抑的自我，抵消被折磨的痛苦。居正知道大明天子的脚下正聚集着这类奴才，帝国的版图上正横行着这类走狗，自己纵有五尺之躯，满腹经纶，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只好半是威逼，半是利诱，以免惹恼了这位武夫，等自己一走，这帮平民百姓又要受苦。

“有过知改乃俊杰。我看你气宇轩昂，前途无量，就不和家父讲了，不过，希望你多多积善德，累仁义，不然的话——”

“是！是！小的一定铭记公子教诲。公子大恩，小的日后一定肝脑相报！”

“快把这位民夫抬到村子里调治，其他人等也好顺便休息一下。”

“是！快！快把他抬到前面村子里！”王勇好像终于找到了立功赎罪的机会，对居正的吩咐诺诺连声。这边民夫们早已纷纷跪下：

“我等感谢顾公子搭救之恩，望菩萨保佑公子升官发财，前程远大！”

说罢，众人抬起受伤的民夫，兵士们在后面跟着，忽忽拉拉地进到村子里去了。不一会儿工夫，就见破落的村庄里升起了袅袅炊烟，伴着蒙蒙的雨雾，在灰暗的天空下冉冉上升。江南的烟雨本是一种密不可泄的沉闷和压抑，在苍茫寂寥的中秋平原上，



极目四望，除了零落的村庄和偶尔点缀其间的几棵绿树，周围都是灰蒙蒙的雨雾，给人无限的失落和伤情。居正呆呆地站在雨中，细雨早已浸透了他薄薄的衣衫，而他仿佛全然不知，这个意气少年的胸中，此刻正升腾起一股难以自抑的激动和豪气，他那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猛地挥一把脸上的雨水，冲游七喊道：“咱们走！”

牛车又缓慢地走在弯弯曲曲的雨路上，这是一条偏僻的小路，在这多雨的季节，布满了坎坷和泥泞。而在他们身后，刚才路过的村子里，炊烟正穿透乌云密布的天空，倔强地升起来，为这萧瑟凋零的世界增加了一点生机和希望。

这天午后，大司空顾麟心情郁闷，情绪不畅，正独自坐在窗前发呆。窗外雨水滴滴答答，没完没了，更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早早种下的一畦菊花还没有长出花蕾，就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打蔫了，此刻正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柔弱的枝叶，任凭淫雨蹂躏。最让他头疼的是，眼看期限将近，自己督建的皇陵工程却迟迟不能完工，本来打算提前完工，再回到武昌继续做他的湖广巡抚，现在饥荒遍地，民怨日盛，他真担心自己的后任，现在的巡抚把事情搞糟，那样局势就更难以收拾了。可这恼人的天气，雨水一下就是半月，帝陵的中殿不能封顶，他就只好待在这儿不能回去。要是能有几个得力助手那该多好，顾麟无奈地想，那样，他就可以放心地赶回武昌，也可以放心地督建帝陵，可是——他只有一帮只知唯唯诺诺、畏手畏脚的庸才，可就是这些笨蛋，对欺压平民百姓，克扣手下工钱却无师自通。他一生气，曾经狠狠地整治了一批，可没过多久，情况依然如故，顾麟整日忙于公务，也就无暇再顾及这些了。这个名震湖广的昔日巡抚、现在的大司空对大